

馬迪野著
唐虞世譯

法國革命史

卷一第

中華書局印行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by
Albert Mathiez

法
國
革
命
史

唐
虞
世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譯者序

大多數歷史家每逢記載革命時候，都是把革命視爲人類歷史發展上一種病態，一種可以避免的或不可以避免的病態，但其實整個人類史不過是一部廣義的革命史罷了。我們找不到一個民族，它的歷史發展上沒有革命記載；各民族歷史間所不同的，就在革命次數有多有少，革命時期有長有短而已。每一民族歷史，其革命的時期，普通總是比較所謂非革命的時期爲短，而且短得多。但我們不能由此做出結論說：非革命是一般的法則，而革命則是這法則底例外。恰恰相反，歷史上所謂『非革命時期』其實乃是下次革命底準備，或上次革命底收穫，或收穫和準備兼而有之。歷史上若有一個段落，與革命底準備或收穫都無關係，那才是一般法則底例外哩。

當代一位歷史家說：『經濟的、國家的、政治的、法律的問題，以及家庭的、個人的、藝術創造的問題，都要被革命重新提出來，從下而上地重新檢查過。……人類創造無論那一部門，都要被真正的人民革命所闖入，而留下巨大的里程碑。……革命暴露了社會底一切經緯，而投射顯明的光輝於社會學底根本問題上。……倘若我們不是爲歷史而研究歷史的，倘若我們是爲了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底根本法則，爲了明瞭社會學底根本問題，爲了未來行動指導，才去研究歷史的，那麼從上引的話可以明白：短短幾年間的革命時期史，比較幾十年以至幾百年的所謂非革命時期史，還更重要些，還更富於教訓意義些。

這話對於一般革命史說若是恰切的，那麼對於一七八九年發生於法國的那個大革命史說，更加是恰切的了。法國大革命對於人類發展上究竟有甚麼影響，我們現在還不能正確估計。總之，我們多過一個世代，就多感覺這影響底重大和繁複，而年復一年發現的關於這次革命的史料，以及研究者拿愈來愈新的視角和方法去整理和使用新舊的史料，都與我們的感覺

相符合的。倘若沒有此次革命，這一個半世紀的世界歷史就要完全不同了。倘若沒有此次革命，我們眼前也要遇着完全不同的問題。近代世界歷史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爲樞紐；而當前民族的階級的、制度的、思想的、種種鬥爭，也都是法國大革命遺留下來，或與此革命有密切關係的。我們這樣說，決不會是誇張的，即：如果我們不研究法國大革命史，不徹底瞭解這段歷史，則我們對於近代史以及當代根本問題之認識都是膚淺的。

不幸，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太欠缺了。一般世界史的智識，在中國本很幼稚，但世界史中關於法國這段革命歷史的智識是更加幼稚的。我們從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的論文，可以相當證明這點。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我們的前輩對於這段歷史還有相當智識。無論康維新黨，或孫黃革命黨，都常徵引法國革命史實以爲議論之助。新民叢報、民報等上面不乏這類文章。當時的『大清帝國』不有幾分像路易十四那位曾孫所治理的國家麼？共和成立了，教育民主化了，前輩當作禁果一般去研究的法國革命史，照理能變爲家喻戶曉的罷？可是，奇怪得很，在新教育下培植起來的人，知道華盛頓，知道拿破侖，但很少知道馬拉、丹敦、羅伯斯庇爾，更不用說辣斐葉特、彌拉波、布里索了。爲了甚麼呢？也許是教育當局和社會名流認爲革命，這個『病態』已經『成功』，再無研究過去歷史之必要了罷？

但革命實在并未成功，一九二七年又爆發一次了，比一九一一年爆發的還更激烈些。中國有一部分人現在還在稱一九二七年革命爲『大革命』，并解釋道：世界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第一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第二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第三就是此次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我們姑丟開這個問題，姑不問此次中國革命是否可與法俄那兩次革命相提并論，但不能不驚訝於這次革命時，中國智識者，以至革命者自身，對於法國革命歷史是何等缺乏智識的。當時的革命文件和黨派爭論，幾乎全沒有徵引過法國革命史實。這又是爲了甚麼呢？因爲當時的革命者已經進了步，不是以法國革命爲榜樣，而是

以俄國革命爲榜樣了，——雖然當時的人對於俄國革命歷史也是一知半解的。可是，不懂得法國革命，我們就無法認真懂得俄國革命。

革命失敗後，我們才看見人們對於法國大革命發生興趣。這可以從當時出版的書看得出來。幾年之間，出版界供給我們幾大部『法國革命史』譯本，小本的通俗的編著書且不算在內。我們有伍光建譯的馬德著的法國大革命史（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銷行最盛在一九二八年後），有李季譯的威廉·布洛著的法國革命史（一九二九年亞東圖書館出版），又有克魯泡特金著的法國大革命史（此書同時竟有二個譯本出版：一九三一年神州國光社出的劉鏡園譯本和一九三一年北新書局出的楊人楩譯本）。這幾部大書（其實都是通俗的書，不過在中國成爲大書罷了），銷路都相當可觀，尤其是克魯泡特金底著作。但這不過表示當時人們對於法國革命發生興趣而已，對於這革命的智識增加了多少，以及這興趣維持了多久，尙無法知道。

我們現在介紹這部法國革命史到中國來，不僅是爲了給有心研究者增加一種材料，而且是爲了介紹法國革命史新學派底著作，其最有權威的著作。

『法國革命史』也有其發展的歷史。『法國革命史』底『史』也可寫成一大本書的。這個『史』底起源，同法國革命本身一般長久。在革命當中，參加者，無論是反革命者，或革命者，都有人於鬥爭餘暇執筆寫當時的歷史，有些還隨時發表在當時出版的報紙雜誌上。革命風潮過去之後，回憶的記載和通信底搜集，給後人留下史料。一世代之後大史家輩出。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有不少的名著產生出來。很奇怪的，這個時期的歷史家本身就是革命家，就是以著作歷史爲革命鬥爭的一種手段，其中有好多竟是當時革命的和政治的領袖。狄耶（Thiers）寫了法國革命史，不久之後就參加一八三〇

年革命，趕走查理第十（即本書中的阿士亞伯爵），而建立『七月君主國』，奉路易·菲力（即本書中的夏特爾公爵）爲王。他歷任大臣、首相直至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一八七一年，但此時他是反革命領袖）。路易·白朗（Louis Blanc）寫了法國革命史，當時他就參加和領導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路易·菲力，加入臨時政府爲代表工人的閣員，一八七一年革命中也有他的份。詩人拉馬丁（Lamartine）寫了季隆黨史，一年之後，他就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爲臨時政府領袖。其他一些有名的歷史家雖非行動領袖，也是富於反抗精神的。彌希列（Michélet）寫了法國革命史，他爲了自由的思想，兩次被停止教職。彌涅（Maigne）寫了法國革命，他寫到進攻巴士狄監獄時，自己的感情也同當時羣衆一個樣。那個時期自然也有站在反革命觀點來寫歷史的，泰因（Taine）就是其中比較有名的一個。總之，那個時期的歷史家距離大革命還不久，其所著的歷史簡直就是大革命鬥爭底餘波。譬如狄耶著書時并不以死的文件爲滿足，他還親自訪問才遺的人物，無論是王黨或弑王黨。這個時期的歷史有其不朽的價值，可是當代的歷史家對之有微辭。他們認爲這些歷史不是科學的，即不是客觀的，冷靜的，建立在絕對可靠的史料之上的，而是論戰的，政爭的。

科學的『法國革命史』產生於法國革命百週年前後，這大部分不是個人底勞作，而是團體的，甚至國際的勞作。第一個專門雜誌，法國革命，創立於一八八一年；第一個專門講座，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設立於一八八六年；第一個專門學會，『革命史學會』，成立於一八八八年。雜誌、講座、學會，三者主持人都是歐拉（Aulard），他致力於這工作是有四十年（學會於一九三四年解散了）。在他領導之下，發現了、整理了、出版了好多的史料爲前期歷史家所未曾寓目的，對於革命真相明瞭得多了，對於當時是非也有新的見解。

歐拉底代表著作名爲政治的法國革命史，顧名思義，這本書以及歐拉底整個工作是偏重於革命底政治方面的。在他稍

後，若勒斯（James）根據他的學會底史料以及其他的史料著作了社會主義的法國革命史。約翰·若勒斯，從性格說，不從時代說，應列入於前期歷史家內的。他是歷史家，兼革命家，兼政治領袖。他幾十年間爲法國社會黨領袖，最後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他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被法國沙文主義者刺死了。他著作歷史，就是一種鬥爭。他的書與轟動當時的歐拉底書不同的，就在於他第一次注重革命底經濟的方面。但是關於法國革命中經濟的和社會的研究，并非若勒斯創始的，甚至不是創始於法國，而是創始於外國，尤其俄國基輔大學。此時法國以外的國家也羣起研究『法國革命史』了，因爲大家都感到這實非法國一國底歷史，而是世界性的歷史。早期注意法國革命的是英國，但主要是以反革命精神寫成的。一七九〇年，即革命第二年，英國人柏克（Burke）就寫了對於法國革命的感想，大有助於當時歐洲諸國反對革命的輿論。一八三七年，有名的英國人加萊爾（Carlyle）寫了他的法國革命史，以其文字底優美、俏皮、潑辣，成了文學名著，但這是一部反革命的歷史，著出來警告當時英國執政者的。他爲了有意把法國革命寫成窮兇極惡原故，遂歪曲了事實。

在若勒斯影響之下，法國創立一個『革命中經濟研究委員會』去搜集和發表歐拉主持的學會所忽略的關於革命中經濟生活的文件。

本書著者馬迪野（Albert Mathiez），於若勒斯死後，受人道報委託校改社會主義的法國革命史（再版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九〇一年）。他在序言中說起若勒斯底判斷有些爲後來發現的新史料所證實了，有些則爲新史料所否定。他說這是難怪的，因爲直至一九〇七年爲止，法國祇有一個研究革命史的團體。

一九〇七年以後，法國有好幾個研究革命史的團體產生了。新團體之設立是與馬迪野姓名不可分離的。

馬迪野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他是在巴黎大學教室内死去的，因爲他扶病授課。他在那裏

教『法國革命史』。他本在『革命史學會』中與歐拉合作，後來爲了對於丹敦和羅伯斯庇爾兩人見解不同，遂與歐拉決裂（歐拉最推崇丹敦）。一九〇七年他創立『羅伯斯庇爾研究會』，辦一雜誌，名革命年報。『研究會』和年報并非以研究羅伯斯庇爾及其徒黨爲限的，其範圍擴大至於整個革命，至於革命前和革命後，約從一七七〇年起至一八二五年止。一九一〇年，『研究會』內部分裂一部分人另辦法國革命史雜誌，一九一二年改名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雜誌。一九二四年兩雜誌合併了，改名爲法國革命史年報。從成立起至馬迪野逝世，這二十五年間，年報重新審查了有關於法國革命的一切問題，各方面都沒有遺漏地審查到。新發現的史料也經過考證，整理或出版。這個大工程底靈魂就是馬迪野。他在法國和外國被人認爲『謹嚴的、剛強的和深刻的研究家』。他死後，年報爲他出了專號。（一九三二年五月合刊號）

馬迪野底勞作大大推動了法國革命史研究工作。他的勞作，就性質說，可以分爲二個時期：一九二二年以前是『考證家』時期，一九二二年以後是『歷史家』時期。關於此二者的分別，他自己在本書第一卷序言上說道：『考證是一回事，歷史又是一回事。考證乃是搜集過去的證據，加以分別研究，加以對勘，而從中推出事實真相。歷史則是重現和敘述事實。前者是分析的，後者是綜合的。』一九二二年以前，他做的正是那種分析的工作。除了年報及其他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不算，他的單行著作已有二十多種了。這裏不能把這二十多種書名錄下來，祇能指出其中牽涉的方面是很多的：宗教的、戰爭的、外國人活動的、議員貪污的、法律的、羣衆運動的、社會經濟的，其中在羅伯斯庇爾周圍一書有英文譯本（改名爲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恐怖時代底生活昂貴和社會運動一書有俄文譯本。

但我們現在介紹來的是『歷史家』馬迪野不是『考證家』馬迪野，即是說我們現在介紹他的法國革命史，而他自己在第一卷序言上說過他把一切有關於考證的部分都刪去了。

這部法國革命史收在 Armand Colin 叢書裏面，嚴格依照叢書限定的篇幅（每本約十三萬字）分卷出版。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叢書第十七號），第二卷，一九二四年（第五十二號），第三卷，一九二七年（第九十三號）。這三卷書出版，不久就譯成英文（英文名 The French Revolution，同上書局），俄文、挪威文和意大利文了。有人批評此書爲『剪裁得當，敘事生動而公正。』這綜合的工作是做得好。

這三卷書雖沒有史料考證部分，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幾十年考證成績底結晶，不僅是馬迪野自己的成績，而且是整個科學的法國革命史研究底成績。法國革命史研究還在繼續下去，將來自然還會進步些。但目前應以這部歷史爲極限了。

然而致使馬迪野獲得廣大的國際聲譽的，還不是這三卷歷史，而是他的另一部書熱月反動。

鑑於前三卷歷史底成功，書店主人遂允許著者不受叢書篇幅限制，可以自由發揮，由此續著的第四卷，熱月反動，遂成爲一部獨立的書出版了（一九二九年）。此書出版後，立刻有幾國文字譯本出版（英文名 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 同上書局）。這第四卷所以特別風行者，除了其中添入考證材料以爲結論根據之外，還因爲著者在這段歷史裏（從羅伯斯庇爾上斷頭台至執政府成立）有多處推翻前人成見而恢復歷史真相。革命從最高潮開始降落，這一段歷史本是極混亂難寫的，且不僅法國底熱月反動史爲然。馬迪野著作底成功，以及國際讀衆對於此書的歡迎，也許同我們這個時代底事變不無關係罷？

我們現在也將這有名的熱月反動介紹到中國來，但不作爲獨立的書，而作爲『法國革命史』底第四卷。

著者在第一卷序言中預告的本書第五卷執政府，尙未著成，便絕筆了。他的學生們拿他的講義編成一書單獨出版，篇幅既多，且不完全，故不擬譯出。

翻譯時，前三卷祇有法文原本，第四卷則有英文譯本可供對照。四卷之中，譯者都添入許多註釋，這些註釋對於法國及西方各國讀者是不需要的，但對於中國讀者則需要。

第四卷原有十六幅插圖，今僅採用三幅。前三卷原無插圖，這裏的十幅插圖是譯者從其他的「法國革命史」中採取來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上海

序

本書是獻給全體文化界的，著者情願刪去了其中關於史料考證的部分。書中缺少這部分文字，並不是表示本書未曾採用了最近的科學發現；至少我們希望那些專門家看得出本書是依據於廣博的史料寫成的，這些史料曾經以獨立的批評精神研究過，其中有些還是未曾刊印的。

但考證是一回事，歷史又是一回事。考證乃是搜集過去的證據，加以分別研究，加以對勘，而從中推出事實真相。歷史則是重現和敘述事實。前者是分析的，後者是綜合的。

我們這裏要做的是歷史家底工作，這話是說：我們要在種種方面把法國革命描成一幅畫圖，描得儘可能地正確，明白和生動。首先我們要顯示事實之間的互相聯繫，而以當時的思想方式，以當時的利益和勢力作用，解釋之，但凡我們能夠瞭解個人作用之處，我們也是不忽視個人因素的。

篇幅底限制不容許我們各方面都說到。我們不得不在許多事變當中加以一番挑選。但我們希望，沒有遺落甚麼緊要之點。

第一卷記述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王位傾覆爲止。其他二卷則將記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至共和二年熱月九日的民主共和國史。熱月九日至帝國成立時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史亦將續著。

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於狄榮 (Dijon)

法國革命史 目次

譯者序

第一卷 王位底傾覆（從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

序

- | | | |
|-----|---------|-----|
| 第一章 | 舊制度底危機 | 一 |
| 第二章 | 貴族底反抗 | 一五 |
| 第三章 | 三級會議 | 二八 |
| 第四章 | 巴黎底叛亂 | 三八 |
| 第五章 | 各州底叛亂 | 四七 |
| 第六章 | 大宮尹辣斐葉特 | 五六 |
| 第七章 | 法國底改造 | 八一 |
| 第八章 | 財政問題 | 九六 |
| 第九章 | 宗教問題 | 一〇九 |
| 第十章 | 國王出奔 | 一一九 |

第十一章 戰爭……………一三六

第十二章 王位底傾覆……………一五一

第二卷 季隆黨和山嶽黨（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至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

第一篇 立法會議底末運

第一章 巴黎公盟和立法會議……………一六三

第二章 九月屠殺……………一七七

第三章 選舉國約會議……………一九〇

第四章 瓦爾彌戰役底勝利……………二一〇

第二篇 季隆黨政府

第一章 三日休戰……………二二一

第二章 向三巨頭進攻……………二三二

第三章 第三黨底形成……………二四〇

第四章 審判國王……………二四七

第五章 財政和物價……………二五九

第六章 佔領自然疆界……………二六八

第七章 第一次列強同盟……………二八二

第八章	杜穆里耶底叛國	二八九
第九章	汪德省暴動	二九七
第十章	季隆黨底倒台	三〇六
第二卷 恐怖時代 （從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至共和二年熱月九日）		
第一章	聯邦黨底叛亂	三二一
第二章	大公安委員會底初期工作	三三一
第三章	一七九三年八月的危機	三四〇
第四章	赫伯爾黨底活動和恐怖底開始	三五一
第五章	洪秋特和瓦迪尼兩役底勝利	三六〇
第六章	革命政府底建立	三六八
第七章	革命的司法	三七八
第八章	外國人底陰謀	三八八
第九章	寬容黨	四〇九
第十章	從『不及』到『過火』	四二一
第十一章	諸朋黨底滅亡	四三三
第十二章	革命政府底改組	四四六

第十三章 弗暴呂斯戰役底勝利……………四五六

第十四章 熱月政變……………四六六

第四卷 熱月反動（從共和二年熱月九日至共和四年霧月五日）

序

第一章 公安委員會獨裁底終結……………四九一

第二章 新寬容黨……………五〇九

第三章 審判加里耶和封閉雅可賓俱樂部……………五三一

第四章 巴復甫、塔里安、弗勒隆及其「青年團」……………五五三

第五章 召回季隆黨議員 馬拉屍灰遷出萬神廟……………五七七

第六章 赦免汪德人和樹安人……………六〇二

第七章 重開教堂……………六二一

第八章 第一次饑餓暴動……………六四〇

第九章 白色恐怖……………六五九

第十章 共和三年牧月事變……………六八〇

第十一章 吉伯隆戰役……………六九八

第十二章 葡月暴動……………七一一

附錄

法國革命的回顧……………七四二

大事表……………七六一

插圖目次

第一圖 自由神……………首頁

第二圖 辣斐葉特……………五七

第三圖 路易十六在發棧……………一三一

第四圖 羣衆侵入和攻陷推列里宮……………一五七

第五圖 九月屠殺……………一八一

第六圖 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二五九

第七圖 布里索……………三〇九

第八圖 馬拉遇刺……………三三五

第九圖 雅可賓俱樂部內外景……………三五六

第十圖 羅伯斯庇爾……………四六九

第十一圖 巴黎市……………五六一

第十二圖 山嶽黨議員自殺……………六九五

法國革命史

第十三圖

葡月事變

六

七三七